



桃花坞木版年画《向阳骐瑞》 杜洋 创作

◇岁时乐事

次仁忙年

[南通]许佳荣

2月18日是藏历大年初一，眼瞅着，春节和藏历新年结伴而至，远在西藏曲水俊巴渔村69岁的村民次仁，年前要忙三件事。

俊巴渔村是西藏自治区仅有的一个以打渔为生的渔村。虽然西藏大部分地区因习俗终生不食鱼，但俊巴村受地理环境的约束，靠山临水，交通闭塞，耕地稀少，除打鱼外无法生存，便形成了西藏唯一古老而独特的藏族渔文化。俊巴渔村的历史可追溯至西藏吐蕃时期，而形成村落进行渔业生产已是公元17世纪末18世纪初。“俊巴”二字在藏语里原发音“增巴”，意思是“捕手”或“捕鱼者”。

捕鱼自然离不开渔船。俊巴村的渔船，由四张牛皮做成，重的大约90斤上下，轻的大约60斤左右，状如长虫，船身不大，只能容纳两人，船头捕捞，船尾划船。牛皮渔船的制作人就是次仁。

次仁是我前年8月到西藏采风时结识的藏族朋友，他是西藏自治区响当当的牛皮船手工制作的传承人，是当地为数不多的能工巧匠。他制作的僧靴、牛皮筏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

从他爷爷开始，手工制作皮具的技艺传到他儿子西若才林这一代，已经是四代传人了。

次仁忙的第一件事就与牛皮筏有关。去年次仁和弟弟尼玛、儿子西若才林三人，依靠订单经营产业，没有歇过一天，每两天制作好一双僧靴。一双僧靴的零售价高达1000元。销往成都、拉萨、山南、日喀则的各大寺庙。那些牛皮筏和羊皮筏的模型，同样深受游客的喜爱，一只出售价60元，两只批发价80元，求货的客户搞得次仁仓促应对。年底盘纯收入40万元，加上其他收入，年收入高达60万元，比上年净增10万元。

次仁不满足现状，年前一直奔波于曲水至拉萨、成都、山南等地的路途中，带着牛皮筏、僧靴等产品样品，进寺庙、访文旅集团。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与布达拉宫、大昭寺续签了今年的合作协议。次仁第一时间通过微信与我分享了他的喜讯。

次仁忙的第二件事是乔迁新居。我去西藏采风时，正值次仁家腾空拆迁。曲水县里将俊巴渔村作为文旅小镇建设的重要旅游点打造而实施改善居住条件提档升级工程，投资来自第十批援藏资金，工程建筑面积达到10080平方米。次仁家除了国家补助18万元外，自己拿出45万元积蓄新建三层居住楼350平方米。

藏历十二月十五这天，次仁正式搬家。望着窗明几净、装饰一新且具有浓郁藏族风格的新房，次仁连忙按下手机照相机键，发来了一家11口人大团圆的合影。

筹备非遗制作中心是次仁要忙的第三件事。拥有一座加工牛皮筏和僧靴等产品的标准化车间是次仁一家心念念的愿望。过去受自然条件的制约，次仁和弟弟、儿子三个能工巧匠只能窝在两小间低矮的作坊里作业。后来镇村打造俊巴渔村特色旅游村，走“农业+文化+旅游”之路。如今游客中心已开业，精明的次仁见中心还有多余的房子，赶紧与村里签下房屋租赁合同，租下三间用房，待开春后天气转暖就开工。

次仁深信，来自自家的非遗皮具制品将搭上文旅顺风车，一家人的生活也一定会更上一层楼！

◇似水流年

你不必成为你的妈妈

[南京]金陵小岱

这是妈妈走后的第三个新年。

前两年春节，我笨拙地模仿着妈妈，去她常去的三七八菜市场买熏鱼、蛋饺、盐水鸭，又在家里拌十样菜、烧牛羊肉、蒸八宝饭、炸带鱼和春卷……我试图用油烟机的轰鸣声、刀与砧板的碰撞声、油锅的沸腾声将家里巨大而又空洞的寂静填满。那一刻我的内心并没有痛苦，反而感觉妈妈长在了我的身体里，我变成了妈妈。

不过变成妈妈似乎很难。我妈是个企业家，性情豪爽，爱交朋友，尤其喜欢热闹。每到过年，我妈就会把她身边单身离异或子女不在身边的女性朋友全部叫到家里来玩：王阿姨话多，笑起来像被电击；林阿姨爱抬杠，常跟人聊到吵起来；老实内向的朱阿姨聊两句就要去厨房帮忙，然后再被赶出来；还有总在换男朋友的小杨阿姨，一来就讲述她的最新情事。有时家里还会出现一两个没有回老家过年的员工，以及亲戚家在南京读书的小孩。

这个时候，我和爸爸，后来还有我先生，就变成了“背景板”，反而有些不自在了。爸爸会躲在书房里喝茶看书，而我就偷偷溜进书房里跟爸爸说妈妈的“坏话”。爸爸看似是无奈地叹气，但眼里分明满是笑意：“你妈妈这个人啊，你看她张罗来的这一屋子热闹……”当年年夜饭全部上桌以后，我妈会在楼梯口大喊一声：“吃饭了！”声音未落，我爸爸立刻拿着他早已选好的酒小步快走到餐厅，殷勤地帮着妈妈摆放好酒杯。

“吃饭了！”我妈走后的第二年，我学着她的样子大喊一声。爸爸也是小步快走过来，他看了一眼桌上的菜：“哎呀，娃娃辛苦了！这么丰盛，你妈以前也喜欢烧这几样，我们每样都拨出来一点带上，先下楼给你妈妈烧纸去。”

爸爸总是先下楼，用粉笔画一个圈，圈里写上妈妈的名字。我们三个人围着这个圈蹲着，一边烧纸钱一边念叨着对妈妈的新年祝福。有时起了点小风，纸钱在风里旋转起来，爸爸会说：“你妈收到了，你看她高兴的……她在那边应该也交到了不少好朋友。”

再回到餐桌前，我们都不再提妈妈，但桌上永远有一副给妈妈准备的碗筷，还有一只酒杯。我们像从前一样开心地聊着过去一年的经历，爸爸也时不时地给我们一些新年规划的建议。一切都好像和过去一样，但我们心里明白，不一样了。

“娃娃，你不必成为你的妈妈。”饭后，爸爸坐在沙发上，认真地对我说道，“我并不希望你像妈妈一样辛苦，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过年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出去吃。”我有些吃惊。我本来担心爸爸太过悲伤，所以尽力让一切都如从前。

今年元旦刚过完，爸爸就已预定好了吃年夜饭的餐厅。他说他刚退休，还很年轻，要多出去走走，大年初一就直飞香港。

“你不必成为你的妈妈。”一年来，这成为我时常告诉自己的话。妈妈的生命在我身上延续，但延续并不是复刻，而是要从她深植的根系里，长出属于我自身的崭新人生。

或许过年也是这样。我们都在传承这个千年的古老约定，但不必用古老的方式去履行。年味儿变了也没有什么不好，起码我们彼此舒服又自在。

◇生活空间

岭上过大年

[重庆]李 晓

腊月里的广州城，喜气洋洋的灯海中，何大哥与妻子启程，夫妻俩轮流驱车，赶回老家过年。导航上亮着：终点，普子岭，高速里程 1316 公里。驾车到达目的地大约需要 17 小时。一个冰冷的数字，一段滚烫的归程。在无人机拍摄的视频俯瞰下，年关时大地上汇成的车流星河，何大哥的车辆，是那其中的一点微光。

此刻的普子岭，漫天大雪飘飘洒洒。普子岭的最高峰是沙坪峰，海拔 1762 米。沙坪峰上，数十座大风车呼呼地转动，它是风力发动机，也是普子岭人的财富涌流，一年为当地纳税几百万元。

在迷蒙而磅礴的雪舞中，何大哥的呼吸屏住了，他不再是那个在广州公司里指挥着几百人队伍的大公司老总，雪光中，他变成了当年那个在雪地里打滚、对着山谷大喊的普子岭少年。那年春节，普子岭上也是一场银装素裹的大雪，13 岁的少年小何在雪地与村里小伙伴玩耍，直到母亲呼喊着他的乳名回家吃团圆饭。那年的团圆饭很简单，一钵腊猪头肉炒豆腐，一钵萝卜汤，一碗喜沙肉。

普子岭的轮廓，在这样青白的天光里，从记忆的版图

上愈发凸显。两旁的森森古松老柏，枝桠上积着蓬松雪团，如披挂了千年的银甲，静穆如仪仗等着归乡的游子检阅。

车经过沙坪峰，一方雪地上，有一行雪中大字：“欢迎您回家过年！”这是乡里干部小蒲写下的。何大哥心里一热，春节前，他在广州的公司收到过一份盖着乡里红戳的邀请函，措辞恳切，诚意满满，邀请他们这些在外“创业发展人士”回乡，叙乡情，看变化，谈振兴。此刻，雪地之上，这 7 个大字是期盼，也是托付，是故乡张开臂膀时胸腔里灼热的搏动。

除夕夜，屋子中央，吊着山里的老式鼎罐，底下柴火正旺，罐里咕嘟咕嘟着腊猪蹄、风萝卜与干豆角，醇厚肉香混着松柴的烟气充盈整个房屋。食物，打通了游子归家之路的捷径，也抚慰着嗷嗷待哺的心肠。吃罢年夜饭，院坝里升起硕大的树疙瘩火，烧得噼啪作响，火星子四溅，俨如火中星辰。火光映照下，乡人们脸庞上密布着的岁月沟壑，被团聚的喜气漾平。乡人们说起岭上新修的公路，说起乡里引进的药材公司，流转后的那片山地种植起了黄精与天麻。一座山的脉动，牵动着乡人心肠。

乡邻们说说笑笑，大碗喝酒，相互夹菜，相约来年再聚。黄葛树的遒劲枝干伸向天空，仍透着沉郁绿意，它老老实实守护着村庄岁月，也翘首等待游子归来。

◇四时风物

年的气息

[泰州]王太生

年是有气息的：飘忽的、欢快的、浓烈的、喜庆的……让人味蕾激动的气息，夹杂着小儿燃爆竹的火药味、母亲锅台上的柴火味。

炉火正旺，竹笼一层码着一层，升腾着蒸馒头、蒸包子的丝丝水汽。水汽让四周变得朦胧，看不清对面人的脸。水汽迷蒙，年气氤氲而飘逸。

飘忽的烟气是年气，一个孩童嗅到炒货的焦香，察觉到这是快要过年了；炒花生的独有锅气，直钻鼻息；炸蚕豆的人，一手摇着圆而长的铁家伙，一手拉风箱，随着“嘭”的一声，就像轮胎爆了，一粒粒蚕豆被炸开花，香喷喷的热气飘在风中。

腊气是年气的一种，风吹出来的浓烈气息。这样的味道气息，腊月里才有。腌一只鸡，把它悬挂在风口里慢慢地吹，风干了，搁到锅里蒸，腊香四溢。

家家户户，墙上挂的、屋檐下吊的……叮叮当当，颇显阵势。乡村里的腊味，用树枝、柴草慢慢熏烤。挂于灶头顶上，或吊于烧柴火的烤火炉上空，利用烟火慢慢熏干。熏好的腊肉，表里一致，煮熟切成片，透明发亮，色泽鲜艳。

腊气包裹着时岁，把一块猪肉，或者一条青鱼、一只草鸡腌了，保存下腊月寒风的味道，像烟一样慢慢浸入肌理，扩散、融合，就地道了；腊味不分大小，一个猪头可以制成一块腊香猪头；一只鸡腿，也有成为一道美食的机会。有家小餐馆，厨房后院的天井里一根绳子上挂着猪耳、香肠、风鹅、猪舌，远远地看去，就像悬挂在灰黑的屋檐空间下的一溜色泽金黄的味觉道具，忽然觉得，那串腊味大概不是预备着吃的，而是用来渲染一个节日氛围。

乡村戏台有年气——喜庆的气息，台下早已坐满一堆等候观看的人，团长正和一帮演员在戏台子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化妆，扑粉、涂油彩、粘胡须、理云鬓、贴花黄。过道上，一个叼着烟的纯爷们咳嗽着经过。

重逢的气息洋溢在团聚的餐桌边，一对耄耋老者，时空相隔的兄弟，昏黄的灯光下，望着彼此的满脸皱纹；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中年人，夜色苍茫里，一个看到另一个，眼角有光……亲人围坐，灯火可亲；白发与青丝，笑意盈盈，问候与祝福。

返乡的人，回到熟悉的故乡，四周有水、有云，有湿润的空气，听得懂方言。离家越近越能感受到乡愁的气息。去年春节，初五店家一早开门，刘老三就去了百年老店吃早茶。点了翡翠烧卖、三丁包，干层糕、荠菜春卷，低着头“呼呼”吃一碗滚烫的鱼汤面。“地道啊，火车上就想着这个味儿。”那一碟干丝、一碗面，热气袅袅，是蒸腾的人间烟火。

